

達摩大師血脈論

渝州華巖寺沙門釋宗鏡 校刻

三界混起，同歸一心，前佛後佛，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。

問曰：「若不立文字，以何為心？」

答曰：「汝問吾即是汝心，吾答汝即是吾心。吾若無心因何解答汝？汝若無心因何解問吾？問吾即是汝心。從無始曠大劫以來，乃至施為運動一切時中，一切處所，皆是汝本心，皆是汝本佛，即心是佛，亦復如是，除此心外，終無別佛可得，離此心外，覓菩提涅槃無有是處。

自性真實非因非果，法即是心義，自心是涅槃。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，無有是處。佛及菩提皆在何處？譬如有人以手捉虛空得否？虛空但有名，亦無相貌，取不得，捨不得，是捉空不得。除此心外，見佛終不得也。

佛是自心作得，因何離此心外覓佛？前佛後佛只言其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，心外無佛，佛外無心。若言心外有佛，佛在何處？心外既無佛，何起佛見？遞相誑惑，不能了本心，被它無情物攝無自由。若也不信，自誑無益。

佛無過患，眾生顛倒，不覺不知自心是佛。若知自心是佛，不應心外覓佛。佛不度佛，將心覓佛不識佛，但是外覓佛者，盡是不識自心是佛，亦不得將佛禮佛，不得將心念佛。

佛不誦經，佛不持戒，佛不犯戒，佛無持犯，亦不造善惡。若欲覓佛，須是見性，見性即是佛。若不見性，念佛、誦經、持齋、持戒亦無益處。念佛得因果，誦經得聰明，持戒得生天，布施得福報，覓佛終不得也。若自己不明了，須參善知識，了卻生死根本。若不見性，即不名善知識。若不如此，縱說得十二部經，亦不免生死輪迴，三界受苦，無出期時。昔有善星比丘，誦得十二部經，猶自不免輪迴，緣為不見性。善星既如

此，今時人講得三五本經論以為佛法者，愚人也。若不識得自心，誦得閑文書，都無用處。

若要覓佛，直須見性，性即是佛，佛即是自在人，無事無作人。若不見性，終日茫茫，向外馳求，覓佛元來不得。雖無一物可得，若求會亦須參善知識，切須苦求，令心會解。生死事大，不得空過，自誑無益。縱有珍饈如山，眷屬如恆河沙，開眼即見，合眼還見麼？故知有為之法，如夢幻等，若不急尋師，空過一生。

然即佛性自有，若不因師，終不明了。不因師悟者，萬中希有。若自己以緣會合，得聖人意，即不用參善知識。此即是生而知之，勝學也。若未悟解，須勤苦參學，因教方得悟。若自明了，不學亦得，不同迷人，不能分別皂白，妄言宣佛敕，謗佛忌法，如斯等類，說法如雨，盡是魔說，即非佛說。師是魔王，弟子是魔民，迷人任他指揮，不覺墮生死海。但是不見性人，妄稱是佛，此等眾生，是大罪人，誑他一切眾生，令入魔界。若不見性，說得十二部經教，盡是魔說。魔家眷屬，不是佛家弟子。既不辨皂白，憑何免生死。

若見性即是佛，不見性即是眾生。若離眾生性，別有佛性可得者，佛今在何處？即眾生性，即是佛性也。性外無佛，佛即是性，除此性外，無佛可得，佛外無性可得。」

問曰：「若不見性，念佛、誦經、布施、持戒、精進，廣興福利，得成佛否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」

又問：「因何不得？」

答曰：「有少法可得，是有為法、是因果、是受報、是輪迴法，不免生死，何時得成佛道。」

成佛須是見性，若不見性，因果等語，是外道法。若是佛不習外道法，佛是無業人，無因果。但有少法可得，盡是謗佛，憑何得成？但有住著、

一心、一能、一解、一見，佛都不許。佛無持犯，心性本空，亦非垢淨，諸法無修無證，無因無果。佛不持戒，佛不修善，佛不造惡，佛不精進，佛不懈怠，佛是無作人。但有住著心，見佛即不許也，佛不是佛，莫作佛解，若不見此義，一切時中，一切處處，皆是不了本心。

若不見性，一切時中擬作無作想，是大罪人、是癡人，落無記空中，昏昏如醉人，不辨好惡。若擬修無作法，先須見性，然後息緣慮。若不見性，得成佛道，無有是處。有人撥無因果，熾然作惡業，妄言本空，作惡無過。如此之人墮無間黑暗地獄，永無出期。若是智人，不應作如是見解。」

問曰：「既若施為運動，一切時中皆是本心，色身無常之時，云何不見本心？」

答曰：「本心常現前，汝自不見。」

問曰：「心既見在，何故不見？」

師曰：「汝曾作夢否？」

答：「曾作夢。」

問曰：「汝作夢之時，是汝本身否？」

答：「是本身。」

又問：「汝言語、施為、運動與汝別不別？」

答曰：「不別。」

師曰：「既若不別，即此身是汝本法身，即此法身是汝本心。」

此心從無始曠大劫來與如今不別，未曾有生死，不生不滅，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，不好不惡，不來不去；亦無是非，亦無男女相，亦無僧俗、老少，無聖無凡；亦無佛，亦無眾生，亦無修證，亦無因果，亦無筋力，亦無相貌，猶如虛空，取不得、捨不得，山河石壁不能為礙，出沒往來，自在神通，透五蘊山，渡生死河，一切業拘此法身不得。

此心微妙難見，此心不同色心，此心是人皆欲得見。於此光明中運手動足者如恆河沙，及乎問著，總道不得，猶如木人相似，總是自己受用，因何不識？佛言一切眾生盡是迷人，因此作業，墮生死河，欲出還沒，只為不見性。眾生若不迷，因何問著其中事，無有一人得會者，自家運手動足因何不識？故知聖人語不錯，迷人自不會曉。故知此心難明，惟佛一人能會此法，餘人天及眾生等盡不明了。

若智慧明了，此心號名『法性』，亦名『解脫』，生死不拘，一切法拘他不得，是名『大自在王如來』，亦名『不思議』，亦名『聖體』，亦名『長生不死』，亦名『大仙』，名雖不同，體即是一。聖人種種分別皆不離自心，心量廣大，應用無窮，應眼見色，應耳聞聲，應鼻嗅香，應舌知味，乃至施為運動，皆是自心。一切時中但有語言道斷，即是自心，故云：『如來色無盡，智慧亦復然。』色無盡是自心，心識善能分別一切，乃至施為運用，皆是智慧。心無形相，智慧亦無盡，故云：『如來色無盡，智慧亦復然。』四大色身即是煩惱，色身即有生滅。法身常住無所住，如來法身常不變異故。經云：『眾生應知佛性本自有之。』

迦葉只是悟得本性，本性即是心，心即是性，性即此同諸佛心，前佛後佛只傳此心，除此心外，無佛可得。顛倒眾生不知自心是佛，向外馳求，終日忙忙，念佛禮佛，佛在何處？不應作如是等見！但知自心，心外更無別佛，經云：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』又云：『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。』自心是佛，不應將佛禮佛，但是有佛及菩薩相貌忽爾現前，切不用禮敬，我心空寂，本無如是相貌，若取相即是魔，盡落邪道。若是幻從心起，即不用禮。禮者不知，知者不禮，禮被魔攝，恐學人不知，故作是辨。

諸佛如來本性體上都無如是相貌，切須在意，但有異境界，切不用採括，亦莫生怕怖，不要疑惑，我心本來清淨，何處有如許相貌！乃至天龍、

夜叉、鬼神、帝釋、梵王等相，亦不用心生敬重，亦莫怕懼。我心本來空寂，一切相貌皆是妄見，但莫取相。若起佛見、法見及佛菩薩等相貌而生敬重，自墮眾生位中。若欲直會，但莫取一切相即得，更無別語。故經云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』，都無定實。幻無定相是無常法，但不取相，合他聖意，故經云：『離一切相，即名諸佛。』」

問曰：「因何不得禮佛、菩薩等？」

答曰：「天魔波旬、阿修羅示現神通，皆作得菩薩相貌。種種變化是外道，總不是佛，佛是自心，莫錯禮拜。佛是西國語，此土云『覺性』。覺者靈覺，應機接物、揚眉瞬目、運手動足皆是自己靈覺之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道，道即是禪。禪之一字，非凡聖所測，又云：『見本性為禪。』若不見本性，即非禪也。假使說得千經萬論，若不見本性，只是凡夫，非是佛法。至道幽深，不可話會，典教憑何所及。

但見本性，一字不識亦得，見性即是佛。聖體本來清淨，無有雜穢，所有言說，皆是聖人從心起用。用體本來空，名言猶不及，十二部經憑何得及？道本圓成，不用修證。道非聲色，微妙難見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不可向人說也，唯有如來能知，餘人天等類，都不覺知，凡夫智不及，所以有執相，不了自心本來空寂，妄執相及一切法，即墮外道。

若知諸法從心生，不應有執，執即不知。若見本性，十二部經總是閑文字。千經萬論只是明心，言下契會，教將何用？至理絕言，『教』是語詞，實不是『道』，『道』本無言，言說是妄。

若夜夢見樓閣、宮殿、象馬之屬，及樹木、叢林、池亭如是等相，不得起一念樂著，盡是托生之處，切須在意。臨終之時不得取相，即得除障，疑心瞥起，即被魔攝。法身本來清淨無受，只緣迷故，不覺不知，因茲故妄受報，所以有樂著，不得自在。只今若悟得本來身心，即不染習。

若從聖入凡，示現種種雜類，自為眾生，故聖人逆順皆得自在，一切業拘他不得。聖成久有大威德，一切品類業，被他聖人轉，天堂地獄無奈何他。凡夫神識昏昧，不同聖人內外明徹，若有疑即不作，作即流浪生死，後悔無相救處，貧窮困苦皆從妄想生。若了是心，遞相勸勉，但無作而作，即入『如來知見』。

初發心人，神識總不定，若夢中頻見異境，輒不用疑，皆是自心起故，不從外來。夢若見光明出現，過於日輪，即餘習頓盡，法界性現。若有此事，即是成道之因，唯可自知，不可向人說。或靜園林中行住坐臥，眼見光明，或大或小，莫與人說，亦不得取，亦是自性光明。或夜靜暗中行住坐臥，眼睹光明，與晝無異，不得怪，並是自心欲明顯。或夜夢中見星月分明，亦自心諸緣欲息，亦不得向人說。夢若昏昏，猶如陰暗中行，亦是自心煩惱障重，亦自知。

若見本性，不用讀經念佛，廣學多知無益，神識轉昏。設『教』只為標心，若識心，何用看『教』？若從凡入聖，即須息業養神，隨分過日。若多嗔恚令『性』轉與『道』相違，自賺無益。聖人於生死中，自在出沒，隱顯不定，一切業拘他不得，聖人破邪魔。一切眾生，但見本性，餘習頓滅，神識不昧，須是直下便會，只在如今。

欲真會『道』，莫執一切法，息業養神，餘習亦盡，自然明白，不假用功。外道不會佛意，用功最多，違背聖意，終日驅驅念佛轉經，昏於神性，不免輪迴。佛是閑人，何用驅驅廣求名利，後時何用？但不見性人，讀經念佛，長學精進，六時行道，長坐不臥，廣學多聞，以為佛法，此等眾生盡是謗佛法人。前佛後佛，只言見性，諸行無常。若不見性，妄言我得阿耨菩提，此是大罪人。十大弟子阿難多聞中得第一，於『佛』無識，只學多聞。二乘、外道皆無識『佛』，識數修證，墮在因果中。是眾生業報不免生死，遠背佛意即是謗佛眾生，殺却無罪過。經云：『闍

提人不生信心，殺欲無罪過。』若有信心，此人是佛位人，若不見性，即不用取次謗他良善，自賺無益。

善惡歷然，因果分明，天堂、地獄只在眼前，愚人不信，現墮黑暗地獄中，亦不覺不知，只緣業重故，所以不信。譬如無目人不信道有光明，縱向伊說亦不信，只緣盲故，憑何辨得日光，愚人亦復如是。現今墮畜生雜類，誕在貧窮下賤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雖受是苦，若直問著亦言『我今快樂，不異天堂』。故知一切眾生，生處為樂，亦不覺不知。如斯惡人，只緣業障重故，所以不能發信心者，不自由他也。若見自心是佛，不在剃除鬚髮，白衣亦是佛，若不見性，剃除鬚髮，亦是外道。」

問曰：「白衣有妻子，婬欲不除，憑何得成佛？」

答曰：「只言見性，不言婬欲。只為不見性，但得見性，婬欲本來空寂，自爾斷除，亦不樂著，縱有餘習，不能為害。何以故？性本清淨故。雖處在五蘊色身中，其性本來清淨，染污不得。法身本來無受、無飢、無渴、無寒熱、無病、無恩愛、無眷屬、無苦樂、無好惡、無短長、無強弱，本來無有一物可得，只緣執有此色身，因而即有飢渴、寒熱、瘴病等相。若不執，即一任作。若於生死中得自在，轉一切法，與聖人神通自在無礙，無處不安。若心有疑，決定透一切境界不過，不作最好，作了不免輪迴生死。若見性，旃陀羅亦得成佛。」

問曰：「旃陀羅殺生作業，如何得成佛？」

答曰：「只言見性，不言作業，縱作業不同，一切業拘他不得。」

從無始曠大劫來，只為不見性墮地獄中，所以作業輪迴生死。從悟得本性，終不作業。若不見性，念佛免報不得，非論殺生命；若見性，疑心頓除，殺生命亦不奈他何。

自西天二十七祖，只是遞傳心印。吾今來此土唯傳頓教大乘，即心即佛，不言持戒、精進、苦行。乃至入水火，登於劍輪，一食長坐不臥，盡是

外道有為法。若識得施為、運動、靈覺之性，汝即諸佛心。前佛後佛只言傳心，更無別法。若識此法，凡夫一字不識亦是佛。若不識自己靈覺之性，假使身破如微塵，覓佛終不得也。

『佛』者亦名『法身』，亦名『本心』。此『心』無形相、無因果、無筋骨，猶如虛空，取不得，不同質礙，不同外道。此『心』除如來一人能會，其餘眾生迷人不明了。此『心』不離四大色身中，若離是『心』，即無能運動。是身無知，如草木、瓦礫。身是無性，因何運動？若自心動，乃至語言、施為、運動、見聞、覺知皆是動心動用。

動是心動，動即其用。動用外無心，心外無動。動不是心，心不是動。動本無心，心本無動。動不離心，心不離動。動無心離，心無動離。動是心用，用是心動。動即心用，用即心動。不動不用，用體本空。空本無動，動用同心，心本無動。故經云：『動而無所動，終日去來而未曾去，終日見而未曾見，終日笑而未曾笑，終日聞而未曾聞，終日知而未曾知，終日喜而未曾喜，終日行而未曾行，終日住而未曾住。故經云：『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見聞覺知，本自圓寂。』乃至嗔喜、痛癢何異木人，只緣推尋痛癢不可得故。故經云：『惡業即得苦報，善業即有善報，不但嗔墮地獄，喜即生天。』若知嗔喜性空，但不執即諸業脫。若不見性，講經決無憑，說亦無盡。略標邪正如是，不及一二也。』

頌曰：

心心心難可尋，寬時遍法界，窄也不容針。

我本求心不求佛，了知三界空無物。若欲求佛但求心，只這心這心是佛。

我本求心心自持，求心不得待心知。佛性不從心外得，心生便是罪生時。

偈曰：

吾本來此土，傳法救迷情，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